

爷叔,侬好

马尚龙

“爷叔”的称谓,随着电视剧《繁花》的热播,也一起热起来。不过普通话版的“爷叔”,叫出来,很是拗口,如果不是打字幕,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
我猜想,普通话版的“爷叔”,也是想改一下叫法的,比如叫“叔叔”“阿叔”之类,但是一改就改了爷叔本身的含义了。“爷叔”,只有上海人用上海话才能精准表达它的意思。

小桥流水,风调雨顺,小弄堂,小人家,逼仄的空间,个体的独处,乃至钢筋混凝土建筑——江南吴文化和西方城市规则、文明的相交,是上海话的“柔软剂”,也是上海人性格的“柔软剂”。就如同上海的苏州评弹、沪剧、越剧,比之于京韵大鼓、秦腔,就会深切感受到一方水土乃一方语言,一方语言乃一方做派。

被柔软的也是称谓。已故香港娱乐界大亨邵逸夫主导了香港电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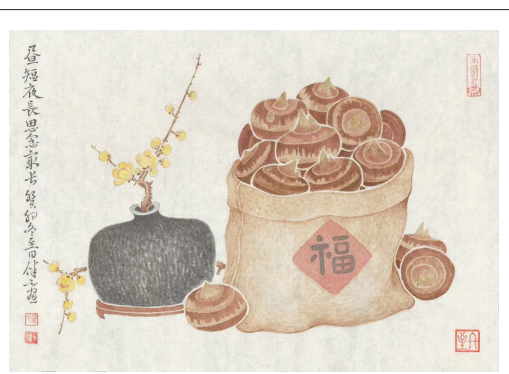
乐界数十年,历年对内地捐助社会公益超过了100亿港元。这么一个人物,也是爷叔一枚。邵逸夫出生于上海,排行老六,人称“六叔”。

漫画家“小丁”丁聪,是当之无愧的大师,和他亲近的人,叫他“小丁爷叔”,其实小丁爷叔在家中是长子。

如果邵逸夫笑傲于北方江湖,丁聪从四合院起势,那就是六爷、丁爷。就像《大宅门》中的七爷白景琦。

一旦做了爷叔,气质也与爷迥异。

胡荣华是中国象棋的标杆人物,聂卫平是中国围棋的精神领袖,老胡温文尔雅,老聂不拘一格,但是一点不影响两人私交甚好。曾经有过聂胡围棋象棋双棋对弈,轰动一时。如果请胡司令、老聂在爷和爷叔中对号入座,是不会坐错的。胡荣华人称胡司令,却当不了爷。常昊年少拜师老聂,但至今也



思念最长的一日 (中国画) 毕立伟

没有爷居高临下的架势,一点没学到,如今也到了上海爷叔年纪。或许也正是应了这一句:橘生淮南则为橘。

上海人是不太习惯称爷的。爷的辈分有点大,叫不出口,爷后



了一个叔,叫做爷叔,论资排辈,是父亲的弟弟,是可以和他开开玩笑的。也可以叫做“阿叔”,模糊界限在于,爷叔是有血缘或者很亲近的长辈,阿叔少了爷字,更多是小孩子对长一辈男人的泛称。小时候去拷酱油,大人总是关照要叫人的,阿姨或

者阿叔。

爷叔的称谓,包含了这个男人是有阅历的,见过世面,肚皮里有“货色”(沪语,指有学问),不显山露水,更没什么威势;但是一看他待人接物,就明白了上海爷叔的路数和分寸,隐隐让人买账。有次在公共场合,秩序混乱了,就有掩藏着的爷叔立了出来,不慷慨激昂,却是和对方说理论法。一看爷叔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气场,就猜得出应该是有点身份的。

爷叔与老克勒不同。老克勒是徘徊于老日生活的特殊现象,爷叔则是流连于当下市井的社会角色;老克勒讲的是三二十年前的自己,爷叔讲的是内环中环乃至外环的上海。诸多冠名“爷叔”的商标或者“爷叔”的自媒体,便是自动链接到了上海。

在上海,“爷叔”这个称谓并不是这几年才有,向前推几十年,也足以看到,“爷叔”的内涵和气质。就像“爷们”,在几十年前的北京已经势不可挡。

上海曾经拍过一部电影《小街》,故事背景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对少年的无望境遇,是张瑜的成名作,同一时期,姜文拍出来的电影,却是取名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。差不多时候的1980年,在一部电影《巴山夜雨》中,和张瑜

清晨,去居所附近的荒坡走一会儿,便能找到内心的秩序。

经霜后的芒草,茎叶直立,紫靄靄一片。芒花耸立,宛如乍出的冰激凌冷气袅袅。沟渠里无数野水芹,丛从簇簇,拥在一起取暖。掐一秆嫩茎闻嗅,药香沁人,殊为醒神……

水杉换了新衣,满身针叶,由翠绿转为褐红,仿佛一夜间的事情。故,岁尾隆冬之际,不免有急景凋年的仓促。

钻天杨繁复的叶子落尽万千,徒留一筋骨,如若王羲之书法,直愣愣斜插天际,倘饱蘸墨汁继续铁画银钩,何尝不可以写一幅《奉橘帖》?带着东晋的古气寂气。

毗邻荒坡的甬道两侧,遍植法国梧桐,千亿众叶片黄翠相容,风来,车马喧喧,动一叶而发万千声的雍容华贵,衬着蓝莹莹的天极目而望,分明有巴洛克教堂的高耸与壮阔。

走着走着,天地间,只我一人。决定踏访相邻小区。那里有我喜欢的若干树种:鹅掌楸、杜英、广玉兰、银杏。

到底是来迟了。鹅掌楸早已过了一年中最绚烂的年华,叶子落得差不多了。冬青草丛中遍布黄色马褂——明清大臣们的朝服啊。挑最漂亮的,捡起。一会儿,手里攥了一大把。无一不美,一片也不能舍弃。

鹅掌楸高大直立,雌性树冠上,徒留千百枚指状果托,形似大叶梔子的花托,黑压压如鸦。一阵风来,树枝头个别黄马褂,飘飘逸逸徐徐而下,孤独的黄叶于空中打着旋儿,犹如卡门咏叹调拐着弯儿自天上来,更似圣-桑《天鹅之死》——水波粼粼中,大提琴的哀婉低徊。

没有人比我更爱鹅掌楸的了,马褂般的黄叶,犹如凤凰尾羽飘零,美同一场悲剧,近似大提琴在低音区徘徊。过路的一位老人,见我在冬青丛中专心寻着什么,便也好奇,凑过来观瞻,一看拾树叶,他背着手瞄我一看,失望离开。我见他藐视的眼神里,分明滑过一丝当我痴呆的鄙夷之色。吾乡称呼孬子之类的人,一律为“脑子不好”。一个大人捡树叶,不就是脑子不好么?

我对“爷叔”称谓熟稔,在于我已经做了五十多年的爷叔。我的侄子也就小我十多岁,如今他是南方一家媒体的元老,也被他的年轻同事叫“爷叔”了。侄子见了,依旧恭敬叫我一声爷叔,还要加个小学:小爷叔。要是用普通话这么叫,就是“笑爷叔”了。

市井语言常有正反双意的奇妙,被叫一声“爷叔”,是敬也可以是讽,尤其是“老爷叔”。只有自己去细细体会了。

我攥了一大把漂亮的马褂木叶子,来到高耸的白玉兰树下。它们的叶子也落得差不多了,仰头向天,忽被一片沉重而巨大的叶子砸中额头,挺痛的。

忽而一阵大风,近旁几株高壮的杜英树喧哗如滔。杜英这种树种,异常奇特,愈到隆冬,叶子愈绿,是兑了墨汁的绿,绿得厚重,内敛,自持,遍布绿光,像心里有喜悦之事一直亮堂堂的。站在树冠下,那密不透风的叶子将天光悉数收尽,又是另一层阴翳之美了。暮春初夏,是杜英一年中的璀璨时节,一株株大树,叶子半红半绿,参差有序,那种红并非浅红粉红,而是殷红,是将一颗心捧给你的真挚的红,始终不改梦里也要闪烁的美,真是无以形容啊。

收获一把殷黄的马褂木,心意足回到自己小区。隔老远,陌生人好奇探问:你拿这么多树叶做什么呀?旋即植物学家附体的我,耐心普及:因为它漂亮啊。你看,它是鹅掌楸的叶子,像不像鹅掌?陌生人点点头。我继续唠叨:它也叫马褂木。我抽出一片,捻着叶柄倒立给陌生人看:它像不像清朝官员穿的服装?陌生人笑不拢嘴:是的,是漂亮。我复补充一句:我们小区没有,隔壁小区有很多这种树。

双方都好开心——我为普及了植物知识而高兴,她为看见了一把美丽的树叶而喜悦。

我门前一丛竹林,到了隆冬,也迎来了一年中的好时节。竹叶两两相对,横生于竹枝。霜降以后,竹枝梢部初黄,顶部依旧翠绿。寒风习习,叶片黄绿相间,堪入画的美——半是枯萎半是新生,把钴蓝的天渲染着……每次站在露台面对这一丛竹林,总不免想起远在绍兴的徐渭,无论他笔下的竹,抑或兰,总是遍布浮世的寸骨与疯癫,以及纵横捭阖的自由。

再落一场薄雪,我门前竹林更美了。雪匿竹叶窝处,静谧无声,像一个人走了很远很远的辛苦路,掉头发,风吹黑发。回首来,雪满白头。每一根竹枝,浅浅地坠下来,坠下来,有谦卑虚己之美。

绍兴是中国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,也是联合国人居奖城市。中国很多城市相互攀比,高楼林立,越来越高,但绍兴却变得越来越“矮”,拆除了一些高楼,让古城视野更加通透,并感受到“三山三塔”的古城形制。这是绍兴的高明之处。

这次到绍兴,主要是来徐渭艺术馆看“笔无常法雅丽丰繁——任伯年绘画作品展”,展品精彩至极,这个画家伯伯太厉害!徐渭艺术馆建筑本身也让人眼前一亮,它是拆除原绍兴机床厂老旧厂房进行建设,机床厂东、北两端老墙面在建筑中得以保留,对比之下,显示艺术馆透明的玻璃幕墙和白色石质板材营造出的纯粹、轻盈和精致。该建筑获得2022 ArchDaily 中国年度建筑大奖亚军。

撇开这个展览,绍兴这座城也极其迷人。我到过不少江南的城镇,比较之下,绍兴是我最喜欢的城市;绍兴也是对游客最友好的城市,这是我的亲身感受,也许别人有不同的经历和体验。绍兴现在也是现代化的中等城市了,但妙的是城市里还藏着很多“小水乡”,城中有水,水中有城。我这次去了城市里的三个小水乡(也即历史文化街区):八字桥、西小路、仓桥直街。

八字桥街区,里面有两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:八字桥和广宁桥。八字桥作为我国最早的“立交桥”之一,始建于南宋嘉泰年间,南宋宝祐四年(1256)重建。八字桥,整桥踏跨分三面四道,“状如八字,故得名”。每次到江南水乡旅游,我都喜欢寻访古桥,像八字桥这样奇特造型,还是头一次见到。八字桥街区沿河都是普通百姓居家,基本上是原生态,游人不多,不像商业化明显的仓桥直街。

西小路街区有国保单位:谢公桥和吕府,游人比八字桥街区还少,更加原汁原味,街上晒着梅干菜、衣服、被单,飘着饭菜香味,老人坐在门口闲聊,生活气息浓郁。我特别喜欢这里还有一个原因:西小路街区的“河埠头”饭店让人赞叹!那天我们两人点了四个菜:臭豆腐、梅干菜焖肉、绍兴三鲜、绍兴香汤,每道菜都好,一共才128元人民币,价格比苏州杭州要便宜很多。说到价格,绍兴的消费不算高,尤其是餐饮,价廉物美。绍兴菜是家常下饭菜,口味偏重,但带甜。因为绍兴的母子酱油本身就带点甜味。梅干菜焖肉、香肠,都甜,却甜得恰到好处。酱

好地方绍兴

何华

绍兴的景点很多都是免费,像5A景区鲁迅故里居然免费,国保单位吕府、青藤书屋、书圣故里以及上面提到的三个历史文化街区也都免费。

现在流行洋概念citywalk,上海、杭州、苏州都可以citywalk,但citywalk不完全等同我们的“散步”概念,citywalk通常是有规划好的漫步路线,有的还有讲解员带领,散步则更加悠闲、随意、漫无目的。绍兴是非常适合散步的城市(扬州也是),你可以规划路线,也可以不规划,走到哪里是哪里,会有意外的“遇到”。在绍兴问路,当地人都很友善。我们去西小路街区一时没找到停车场,一位大爷主动让我们停在他的屋前。绍兴对游客真是友好。

到绍兴游玩,最好住上三四晚,四处闲逛,春水边秋光里冬阳下,吃吃老酒喝喝茶,太舒服了。绍兴真是好地方!

油、黄酒和糖的组合,以不同比例,挥洒在家常料理中。

绍兴的景点很多都是免费,像5A景区鲁迅故里居然免费,国保单位吕府、青藤书屋、书圣故里以及上面提到的三个历史文化街区也都免费。

现在流行洋概念citywalk,上海、杭州、苏州都可以citywalk,但citywalk不完全等同我们的“散步”概念,citywalk通常是有规划好的漫步路线,有的还有讲解员带领,散步则更加悠闲、随意、漫无目的。绍兴是非常适合散步的城市(扬州也是),你可以规划路线,也可以不规划,走到哪里是哪里,会有意外的“遇到”。在绍兴问路,当地人都很友善。我们去西小路街区一时没找到停车场,一位大爷主动让我们停在他的屋前。绍兴对游客真是友好。

到绍兴游玩,最好住上三四晚,四处闲逛,春水边秋光里冬阳下,吃吃老酒喝喝茶,太舒服了。绍兴真是好地方!

近日上海酷寒,魔都的秋天一笔带过,直接由夏入冬,几乎使人立脚不住。夜归人埋头只是疾走,总感觉那地面都要给冻裂了。出地铁,薄暮冥冥中看到路边有位卖花人。近前来方才看清是专卖水仙花。

挤挤挨挨的水仙给养在一只大瓷盆里,卖花人是个中年男子,靠着电线杆抽烟。烟雾升腾四散,头顶一盏昏黄小灯,映照出他的半边脸。此刻正举着手机打视频电话。蹙眉说着什么,是完全听不懂的方言。忽然想起奶奶早前常挂在嘴边,“得水成仙,陪你过年”,啊,要过年了。

盛放于冬季的花,香味似乎也自带一丝清寒之气。比如梅花。比如水仙。在我的家乡,晋北地区鲜少能得以一见傲骨嶙嶙之梅花的疏影暗香,不过福建漳州的水仙,倒是绝然不缺。

童年记忆中,每逢新年,父亲总会买些水仙回来。那只扔在阳台角落里的粗瓷盆,扁扁圆圆,冷落一年,此时终于闪亮登场。

水仙的叶子,初初时嫩绿而短小,至多两三寸。扁圆的鳞茎放进盆去,添一些鹅卵石。注水。每天正午时分,端至日头下让它晒晒。日照充

足,水仙生根更快,不至于给养成一盆蒜苗。好了。稍安勿躁。小小的叶片吃饱水,渐渐长高、变大,展翠吐芳,满目碧绿,想起汪曾祺先生的话,“隆冬风厉,百卉凋残,晴窗坐对,眼目增明,是岁朝乐事……”

日复一日,看着窗下盆中水仙绿白相映,素艳可喜,到春节时正值花期,拿来

得水成仙,陪你过年

王榕

记忆,父亲书房,一到冬天总摆着水仙两盆,佛手一盆。边上几只专门拿来闻香的香木瓜。这种生长在北方的木瓜,香味极浓,却不能吃,模样有点像雪梨,我奶奶习惯叫它“铁脚梨”。这东西其实是一味药材,消化不良的人用它泡水来喝,舒筋活络,和胃祛湿。

记得有年过新年,父亲的朋友来家做客。带了一盆香蒲草。我见过奶奶把晒干的蒲草当蚊香用,夏天驱蚊效果不错。鼻子贴上去仔细嗅方才有隐隐那么一丝香气,竟然有人把这当新年礼物?说是可防疫驱邪。

每到新年这一天,父亲照例要

抱本书,洗过澡后便坐到书房去读书。父亲读书时喜欢喝茶。而“清坐”尤其适宜配茶。要滚热的茶才好。此时新茶还没下来,于是捏一撮去北京出差时带回来的“茉莉高沫”。就那么清坐浸香至三更。

茶香,水仙香,佛手香,木瓜香,我在甜香中沉沉睡去。深夜睡得迷迷糊糊,恍惚间看见床头上正对着书房。死寂的黑暗中

书房的灯愈显大亮,父亲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,骇然中人彻底醒了。我跳下床,蹑手蹑脚贴墙走过,探着头往里偷窥。但见书房案头上的那盆“金盏银台”开得真好呵。一人多高的书柜柜顶上有两只佛手是去年的,已经干瘪的果子静静躺在个豆青色碟子里,是等待有心之人提笔勾勒描绘的高冷与端庄姿态。

黑暗中,那香味一股又一股,趁人不备飘出来,直往鼻子里钻,我闭起眼睛深呼吸。就在这时,父亲读得兴起提笔作画,不知道画的是什么,就听见他独自喃喃道,“寒辞去冬雪,暖带人春风,阶前舒梅素,盘



夜光杯

花卷烛红……”

记忆中,家里但凡有客来,父亲总会拿出瓜子、花生、水果糖来待客。因为是新年,特意从百年老字号“老香村”买的一口酥也摆上桌来。

都是打哪儿拿出来的呢?跟变戏法似的。

三四岁的我实在不能理解的是,说啊说,大半日过去,从不见他们吃,就干坐着说话,烟一根接一根,喝茶,喝得没味了再换一壶续上。

眼瞅着那些美味零食成了道具,我跟哥哥急得抓耳挠腮。

究竟什么时候才让吃啊?总算熬到客人立起身来。看着父母送客出门,待等他们前脚刚走,我一个箭步冲出去,跑太快几乎给椅子腿绊倒。顾不得那么许多。哥哥已经吃了一小块林香斋的桃酥,正迫不及待大嚼一口酥。

我的嗓子眼像是给什么东西噎住了,泪花直流,却忍不住笑嘻嘻地把那盘子里的瓜子花生水果糖可劲儿往裤兜里塞。过年啦,新年快乐!

快到12点的时候,战士们点燃了准备好的礼花,绚丽的礼花照亮了戈壁滩的夜空。我们如何过年 责编:沈琦华

十日谈